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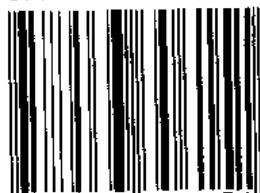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3341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7 · 1 集部定價：127.80 圓

集部第二九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卷(四)

(明)李伯璵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刻弘治嘉靖遞修本

文翰類選大成一百六十三

卷(四)

〔明〕李伯璵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成化刻弘治嘉

靖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翰類選
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提要

晋江應元一篇急就一篇于令叔一篇松叔夜一篇	宋藍士衡一篇
沈休文二篇劉蕡標二篇	宋蘇軾三篇
唐韓退之二篇柳子厚三篇李文饒六篇權載之一篇	
杜牧之一篇獨孤至之一篇楊夢一一篇王敬一一篇	
祖叔一篇牛思黯一篇徐彥伯一篇林簡言一篇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百六十三	
敬則一篇皇甫持正一篇李元賓一篇程晏一篇	
希許一篇陳越石一篇白樂天一篇	

紀善慈谿馬厚校正

郡今為五郡户至數萬號勇使利倍於兵有不虞則并州

之城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計句驍從其祖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城今百姓失職猶或亡歿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其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土民之富豈須天粟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城慰彼士卒惠此中國於

論

晉

江應元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殺其氣食婺江
悍不仁凶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
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類熟贊而邊城不犯固守壘募為
寇而大甲不加遼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
失統胡侯專征戎狄來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
是四夷交侵中國徐陵始皇并天下兵威勞遠攘胡走越

當是時中國生化以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軍西擊羌討拔羌

徙其族移於南居鴻臚河東空地數歲之後輒相遺息承初

叛亂之多復改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隙竟無以成敵魏武

帝徙武都於秦川以禦蜀之勢以之計今已非其敵矣夫閨

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稱勇士也非我族類或心志異而士

庶翫習侮其輕弱以禽悍之性被憤怒之情

遂以之轉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不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閭中之

人戶為仇讐之際彼諸羌著先秦罕开桥支之地徙諸氐出還

罷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廢其道路之糧令延勿致則附本種父

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殘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

之心絕遠中國隔關山河為塞不虧矣并州之附本匈奴桀患

之寇也肆安寧使右賢王去卑誘賊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

計為長也

錢神論

金匱

錢之為物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
而熟辨金門入紫闕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
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滿非錢不殺然唯非錢不解令聞
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弟皆無已人執我之

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晉武帝革命論

子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
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稱堯崇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熱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憲體文德也
漢魏外偏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極功業
也各因時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
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姜侯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
古今所同過此以信莫非姑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
之矣神仙不自見亦已吾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嘆有

必失以行。人之自然非精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
理以盡性命上獲乎餘生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
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
集。安流離於朝未餐則翼然思食而曾子衡哀七日不飢。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般憂則達旦不瞑。勤刷理鬢醉
體發顏憊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櫛植髮衝冠。由此言
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
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燋爛必二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
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性以
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擗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又呼吸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
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
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今人重
榆令人瞑合。樹蘋草志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麻
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蟲廻頭而思窮食柏而脊頸處險而瘳
便堅芬之使者而舟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
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閑而無使明。熏之使薄而無
聲色是耽。自惑。玄黃耳務滋。滋味煎其府藏。體膠蠅其腸

周者芳虧其骨髓。甚怨憤其正氣。則銷其精神。衰榮缺其
平粹。失以最爾之軀。以之者非一壁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
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節食不節以至有病好色
不勒以致毛絕風寒折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
笑悼謂之不善待生也。至於措身失理。士之於徵積微成損
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閼若無端中智以
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
於未兆是由桓侯犯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
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勝
常人之病。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
同自驗。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
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殊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
半一年勞而未驗。忘以厭衣。中路復發。或益之以畎灌而
泄之以尾間。欲坐望頭。執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
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
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貳相傾。如此復敗者。大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
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裝業偏持者。以不兼無功
追術者。以小遺首弱。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
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
而不營。非欲而擅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食而
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仲尼以醇白獨著。雖然但以飲食而
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二食之以和。知理日齊。同乎大川。然後

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文忘歡而後樂是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怨可興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辨士論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京畿者偏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軍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梗皇祖子時雲與之將帶州廳起之師跨邑跨闕之羣風飄然之眾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後威懾冠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并入東廬舊賓羣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羣房半叛不服而江外水火師法脩師則威德翕赫猶禮名貞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組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闈拔天子以令詔彷徨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列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襄於逆軼眷心因於令圖持政沿於故實播憲稽平遺風而加之以雋固申之以節儉嘗儉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坐巷故家彥昇聲節而躋志士希光至京篤共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博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壽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覃凌統程普賀泰朱桓甘休之使齊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獨當其力厥雅則詩書

追張承步隨以名聲光國以軍則顧雍潘岱呂範呂岱以
校幹職奇偉則獲翻勝績張溫張博以調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珩以敏達延興計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龍陳
武殺身以衛主終窮劍主遺策以補過謀無遺詎未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興天下爭衡矣魏氏守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
順流鎗騎千株虎步相環謀臣盤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
淮之志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
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墮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蜀之民乘危
驛變結壘千里志復壯羽之敗圍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陲裔復師敗績困而後滅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龍之戰矛輪不反曲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回財
匱而奚先然坐秉兵執敵說人請好漢乞明狀立曉天立曉天謂之素朴人謂之曉天上裕其才下裕其兵
距而立明者止人之以北襲淮漢之淮東包河之北之地也治
之素朴之素朴人謂之素朴人謂之曉天

雖病股肱猶存爰父木葬葬公既卒然後將有瓦解之志
皇家有土崩之釁府命應化而徵王師踴躍而發卒敢於陣
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
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軍未
決辰而焚之夷矣班忠臣孤懷烈士死鄭將奚殺哉夫曹劉
之將非一世所選五之師無翼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
爭險阻之行必然以而成敗算理古今詭趣何故彼此之
化權授任之才異

宋

宦者傳論

范寔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則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廟者掌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又云王之正
門首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閨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
門刺史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特以其體非全
精于事良頃頃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則與相管蘇有功於楚晉景鹽驛賢著衛於秦趙
之其弊也則豈不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鵠奉刑罰以常侍
官宦之私閑主以參其選皆銀燭左貂从車數石之高賤稱
利多以服飾為大尚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南子以節義稱至於孝武亦愛幸延年帝數宴後庭或
游離館說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之後弘恭石顯以佞諂自進卒有
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七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

作幼弱而實憲兄弟專擅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君
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譖禁中終除大憝遂有分土之
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
以金璫右貂兼領內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
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玉衡口含天憲非復披庭曳巷之
職同膳房閣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為建相之
策緣以私侯合謀染盡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
仰之不昇氣或稱漢室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
興於當時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
露所由曲求則光龍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
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禁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水純霧縠之鏡盈內珍藏端媛侍兒歌童舞
女之玩充備綺室銅馬飾彌丈上木被緹繡皆剥削萌黎競
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每行更相擾引弟附推譖者皆
虧身重予以自銜達同弊相承故其徒有繁敗謂之廢政之事
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冠剝絰間搖亂臣夏雖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後旋見孥戮同母之考飼黨
轉相誣染凡稱善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行之急也其狀
之醜然協羣英之熱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擗同母之考飼黨
極乎雖袁紹冀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足怪也及自昌黎
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然必以

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節。是以堯稱
則天而不屈頤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
風流彌繁，長生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
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
妨俗以動其弊，或死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家，焦
心江海之上，豈必親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慕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子乘莫援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失。彼雖徑人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躍
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與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苟卿有
言曰：「意脩則富貴，自棄則貧賤。」韓王公也漢室中徵王莽
集卷一百一十三

續其後，下以梨冠置之。攜持而去之者，
不可勝數。其母曰：「嗚怨冥冥！」七者何慕焉？其高患之遠
也。先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賜，貲相望於
巖谷中矣。若辭方筆萌芽而不肯至，嚴究周黨玉銅至而不能
朝。處士耿介，蓋與鄉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示友，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二十八

晉書

中興二十八將前，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之祥也。然
云：「感奮風雲，奮其智勇，以成其命。」亦全其能之文也。
外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落落無續委而勿顧，非深矣。

宋朝之南，固有以爲疏。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亂世，猶能
文武奮勵賢歸。如管閭之姿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衰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也。起亦
有望，續居狗轎捐之族，取宗以連城之督，或任以衡之地。
故勢疑則兼生，力侔則起。開基且猶繩繼，信越終見。趙跋
不其然乎？自茲以降，王莽、武帝、輔五世，莫不懷謙使。續紳
道塞賢能，蔽壅朝有甚矣之私。不，多抱閑處，其績道無聞。
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蓋先君之前事，不復存焉。枉之志。
雖寇鄧、高勳，雖之濟，不獨矣。所加特進，
朝請而已。櫛其治平，臨政謀職，實參將十語。導之以法，濟之
以刑者半。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縕則衝突，是借撓
情則違廢禁典。異異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
羣心難寒。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優否。即以事相推。
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
百數，若失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
安邦顯職，莫不終以成名。延續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
蕭曹，故入郎後亦議兩陽。多顯與文成，功臣專任。夫崇恩
偏授，易警私溺之失。至公均授，公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
乎？永平中，蕭宗追感舊功臣，乃漏盡三十八將於南宮雲
臺。其外又有平帝、李固、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
系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梁

恩倖傳論

人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直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沈休文

釣叟事也板櫟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云為殺相非
公侯之世鼎食之賓明駁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遺道未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空公相黃隱牛鑒之子叔度名動

京師且六子居朝咸有職業唯七葉鉤招見崇西漢而侍中

身奉奉車文分平陽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戰殿下郡縣

掾吏矣

蒙家身父宿衛皆由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

也漢武帝創魏武始基軍令大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

劣非謂也族高卑因此相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州都尉止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從以憑藉世資

用相優駕都正俗士庶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謹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沒愚臺

譜成三川成等級人情以榮以辱以寄役庶年之科較然有辨

夫人君而尚九官絕陪奉朝義附鄉上增聞之不且有

司存既而恩以待信由恩而可憐之不苟易貌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坐金闕百司推外狀而內政糾雜理難通

通耳目所寄事歸直指賞罰之責是則國禁出納王命由其

掌握於是方委舌默輶凌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推

不得不重曾不知鼠迹社貴狐籍震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

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貿然錢鏢者有

搆於牀第之曲張冕乘輶出於言笑之下而全其私也方

贍素繅丹殆至皆兼兩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之制人或

能比及太宗晚通恩銓選之權惟在中書門下中書舍人

立水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樞密院第宗王并給符勅授

忘宋德雖非一塗載六作夙朝實由於此嗚呼懷利思澤
表又有僂僂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偉篇云

宋書謝靈運傳

四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天常之德則宋迷用喜溫分情文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於心則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

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遺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道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

以降情志愈病王粲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與孰近相師

祖雖清辭麗此時發羊羣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

懿發文以情變絕唱高歌又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

祖陳王咸蓄金華角力以首繡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一人一才人情三變而文工為形似之言一時之於情

理之說不慮忤直以氣竹筆並擇能擅美術以詩以賦

一世之士各出於習可謂之流所始莫不同出於駢徒以廢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諧乃九康潘陸持秀律共詠昌黎

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緣乎墓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列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弟於往下博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理於此自建武暨于義熙遺載惟有雖

比響聯辭波屬雲蒸莫不奇古上德託意玄殊掩卷之時無

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於源大矣元之才矣

頌謝脣聲靈運之興會猶然不疑於此之方前秀

垂範後昆若夫敷征翰心游於前漢工於後漢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於方音舊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其體類賞于建康之作。仲宣灞岸之篇于荆零之章。正長期風之句。並直舉家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或自難易。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稍而此秘未覩。至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臣由恩至張蔡曾無失覽。謹叩頭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辨命論

劉季標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未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

司馬法之於荀彧至德未能踰上所。是以放効之世。浩氣凌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公棄其私。宣尼絕其糧。猶敗其葉蘭。冉耕歌其苦。曾叔培淑媛。之言子與因滅倉。斯聖賢且猶者此。而况庸人者乎。至乃伍子哭淵屍於江流。三國沈鬱於湘渚。賣大夫徂志於長沙。鴻都小側辟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鎔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權迅翻於風允。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勣。弟建安。一時秀士也。勣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々善誘。服膺儒道。雄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必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譽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如落宗祀。無饗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背之玉質金相。英聽亦遂。皆擴斥於當年。謐奇才而莫用。俟草木以共雕。與榮膺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墳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卑諫容彭之與陽子。猗頓之與鯀。妻陽爻之與既。治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人以濟。交錯糾紛。迺寄伏。非可以一理微。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應。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相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轍馬。則謂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也。自天之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厚毒之。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宇。萬寶以之化。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矧則不可。極之於寸陰。長則不

乎造化。楚原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始一也。龍星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鑿目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象雲霧與王之微兆發於前期漢汗於後葉若謂驅貌壳奮尺効入紫微。望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在五洲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綱其流秦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礎石與琬琰俱交靈霜夜露謂文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國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空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泉見

傾盈縮蹙牽而汨之以全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貴賤馬貧富馬治亂馬禍福何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慈於寡不滿榮成武道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繆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殺帝自罰于累不棄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庭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精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游其要諦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廢哉月則昭德晉丹素不卷周宜祈雨建璧斯馨于中種德不遺物之高延年殘燭未甚東陵之酷暴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與其流廢與殊其跡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鶯鳥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誰不紳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腹潤踏先之然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以介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過而不召來而不距坐而不喜死而不惑瑞堂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縕室不足憂其慮不充訥於富貴不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列

廣絕交論

宮問主人曰宋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多之間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脩而清風起故網罿而感露涌雲蒸豐鳴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平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圃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築聖賢以此鍛金版而鐫盤盂書玉謀而刻鐘鼎若乃臣人輒成風之妙巧伯子自流波之雅弘范張款入於下泉尹班陶々於永々駱驛縱橫煙霏雨落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宋益州汎彝叔學謨訓撫首功絕交游比黔首以鷙鷗燒人靈於豺虎寡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鳴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壁立徑道汎隆日月聯璧蕡豐

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卷之賓士冀宵燭之木光邀潤屋之微澤魚窗覽躍曉省鱗白水而旅信是曰賄父也元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南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江摺紳羨其聲噲流冰鷗黃馬之羽矣碧雞之雄辯穀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嚴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攀尋是其一言於是羽冠王孫猶紕公子不挂於通人臂未遠於雲閣攀其鱗翼可其餘兩附駢驥之旄端輶歸鴻杯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以之大情憂合歡離以物相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向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然河上之悲曲恐懼賓懷昭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田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之冷煥卷百廿三十八

伍負翟游於楚王之側與其陳相早鷺之俗薄行之不無舉縷不能當雌顏舟龍翰鳳劍曾史蘭蕙白得而金玉淵海卿雲鸞鷺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力手肯落其一毛若衡重錨銘纓微影撇雖共工之然也明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遠地折枝抵待金膏墨羽將其音惟常便辟道尊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忘患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復動毫芒寡惑是曰董方正第五也凡斯上文載同賈第故相語譬之於閭林回諭之於甘醴天然者遞進盛衰相襲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卒亡或古納而今術環琨瓊延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與變化之道小

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山終蕭索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
翟公方規々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爻是
主三豐也。德矜義禽獸若三豐也難固易攜雖訟所服。二
蒙也名鴻鵠食貞介所羞三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為擾惟五
爻之遠尤故王丹威子以橫死宋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
育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疑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通文
麗藻方駕曹丕躋俊邁聯橫許剪類玉文之愛客同鄭莊
之好賢見一善則貯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唯黃尚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韜翰于轄坐
客怕滿蹈其闈闈若升闢里之堂入其隩謂登龍門之阪。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彰組雲毫者摩肩趨走
珥珥者疊跡莫不綸恩狎結綱緥惠莊之清塵然羊左之
名及漢目東學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平清酒之弦墳未
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苟
命鄭鷗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闕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
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峻嶮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
云嶮絕是以歎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
高山之頂歎與巖鹿同羣歎然絕其聲喟然歎之也誠畏
之也

唐

爭臣論

備退之

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復豈
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
凶者也惡得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說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
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蟲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
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舉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
不為不义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
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愚焉不加喜感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
下大夫之祿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
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否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否公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
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格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
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
貧若犯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
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祿祿不為卑且貧者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
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
名者故雖諫且諫使人不得而知焉吾曰爾有嘉謨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苟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
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
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蘊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

卷百廿三

其行誼推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代知朝廷有直言昌黎之臣天子有不憚賞從諫如流之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間之木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苟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沒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默披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達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

卷百廿三

二十二

之於身也自可聞而自可見聽甚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豈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米賢則固畏天命而聞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間乎愈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還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著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叔叔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嗚呼不得為善人乎哉

顏子不

過論

論曰蓋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號非由聖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能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小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也子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龍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接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志躋仰之為勢往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迩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子謂之其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天地眾無初無善不得而知之也。生人眾

柳子厚

初乎吾不得而

知之也然則既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山封建而明之山
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
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
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莽鹿豕狉狉
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待假
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
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
之而後是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分其
爭必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羣衆之長又就而聽命
焉以安之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諸侯之間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又有方伯連帥之
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
命焉以安之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平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乎
者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發俠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撫之內此其所以為
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逼
其貨賄負鋒挺謫成之徒閩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
叛人而無叛吏人懲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
而並起欲在人懲祚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
周之制削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
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盡而難削
自守矣然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
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
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縣之設固不可
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
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今又非之周
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黠貨事我大凡亂國多理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
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割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
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
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
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雜亂不可立也國人離胥不可
除也及夫大過不道然後急之不還之勤兵而夷之卒大
逆未彰斬刑付贊作威大則子孫首無如之何及大逆